

◆ 上海文艺出版社

BIAN SHU

波
岸
札

菡子
张继仙
著

上
海
文
艺
出
版
社

彼岸书札

BiAnShu Zha

茵子 张继仙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彼岸书札/菡子 张继仙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3.5

ISBN 7-5321-2442-8

I. 彼… II. ①菡… ②张… III. 书信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6176 号

责任编辑:修晓林

封面设计:官超

封面绘图:张意

正文书法:菡子

正文插图:张继仙

彼岸书札

菡子 张继仙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s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20,000

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21-2442-8/I·1929 定价:18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59671164



接到你的电话，喜出望外。我们几乎抢着互诉衷曲，以表达自己的渴念。除了你的家庭，你我都在意彼此的存在和价值。我们像两个中学生憧憬着一切，眼睛亮亮地张望着世人心的领域，发掘美丽的友谊，又愿意与人同享。

萧子



X 序 U

继仙与我有点缘分，八十年代初，她住湖南路我住泰安路。那时我还行走自如。有人要我去她家看画，我看得很高兴，使我接触到山水似的。过不几天，上海画报派人约我写稿，我就写了观赏继仙的山水画之后的感想《山水之情》。编辑说，这是他们收到的较好的文字稿，可是不能采用，说她们之外还有不少大家还没有介绍。那倒也是，怨我失敬了，其实我哪敢评他们的稿子？心里却有些不舍继仙的作品，和我那冒充内行却有点灵气的小文章。那时节，文学界正戴着眼镜寻找并推出新人，我不妨拿到南方试试，一年以后在羊城晚报发表，若干年后又在香港出的杂志《华人》上刊出。

那一阵，她频频出画，有画雪景的，我很喜欢，十几年前她只送我一个画框，我就一直等她送画来。最近听说她兴致来了，替我画了雪景，要配了镜框才拿来。

在我的脚能跑步的时候，我总自作主张：把我要好的朋友，邀到我的故乡去，或作江南游。不问是步行，还是趁船搭车，一个个风景点挨着去写生，看人作画不也很有趣么？我也可以用文字作素描。

继仙高挑个子，柔秀，不是会生活的人，我把她当作一个弱者，有很强的保护意识。头次在我亲戚家过夜，我微有热度，起夜六次，她一次没有发觉，我倒放心她睡得好。有几个人能马上适应这长途行车呢。她像亲妹妹一样跟着我，我总要把她带好。要不，怎么向她的爱人张清交待？

彼

第二次无锡、周庄之行，我们一头栽到无锡，好像有人请我们吃过晚饭，又是把我们送进一个宾馆，一问，要25元一个床位，我们叫苦不迭，没有睡好，早上五时起床，幸好我备有好吃的辫子面包和精制的花色辣酱，有滋有味地吃了这“自助餐”，急急离店，好像7时前离开会少收我们10块钱似的。赶快出门，到了一个可以逗留的门房间，发现丢了辣酱和面包，打电话问，服务员说已丢在垃圾桶里。丢掉这起码可吃一天的美食，我们现在谈起还追悔莫及。

岸

梅园有个部队的招待所，我们住了两宿，游了梅园，探了马山，都在赶公共汽车，我仗着眼尖腿快，又排在前面，总能为继仙找着一个座位。

⑬

我有时向导不灵，她也会随我吃苦。有天傍晚，我们找着一个住处，这间屋像遗落在小镇河边的孤棚，室内只有两张单人床，头尾相接，这一张床架在那一张床上。省了一张长凳；小间非常局促，使我想到女囚的牢房。我们做着恶梦胡乱地睡了一晚。一早老板娘守在门口，收了我们5块钱房费，让我们到河里去洗脸。早餐自便。这就是她对我们的接待，我们逃也似地离开了这个在记忆中难以消亡的地方。

札

有了这些共同的经历，就注定我们长期的合作，虽然她早已去了美国，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。

第一次的合作是《故园行》，图文各占有19个篇幅，两者并非完全配合的，可从选题和风格上，有某种自然的默契，友人看了都说赏心悦目，有收藏的价值。我常用此作为馈赠的见面礼。不仅敝帚自珍，与人也有亲近之感。

这十几年，我与继仙隔着大海，彼此的想念，只有诉诸笔墨了，这次编了《彼岸书札》，完成了我们的第二次的合作。除书信外，还有她旅途的素描、我的几张字，没有彩色，只能从信中叙述我们眼中的色彩。她的文字越来越形象化，也常常流露一点人生的哲理；我更是写信抒情的人，我们的书信还是有点看头。我早就劝她写散文，在她寄回的一篇短文中，我读到了继仙与张清初恋的情景：温煦的阳光从前面射入一条石子路上，他们正在这温暖而敞亮的石子路上散步，温柔爱慕的语言，轻轻地洒在这流光的石子路上。我多么喜欢这么抒情的调子，就断定她能写优美的散文，我催她逼她用亲切的话语哄她：回来吧，我的聪明而善解人意的姑娘，从懒散和无奈中醒来，醒来！三四年中，我们不断地通信，才有了我们这本书信集。

我们志趣相投，文字也渐渐融为一体，这本书信集，我比她较为逊色，但正促进我不懈的追求，老友相辅相成，也是一种美丽。

菡子

2002年5月16日



亲爱的继仙：

昨夜谈的主题多好，我要促使你成为散文家，你则念念不忘要我写出有书法家水平的五张字。在我们原有的绘画和文字的基础上，再编一本上海——洛杉矶的书。早上起来就裁了纸，自制了墨盒。可惜笔尖太秃，写不出我的风格，为书作的“创体字”我会在大桌上用心去写。

不行，秃笔太限制我下笔的流畅，还是换笔来写。

善动感情，在我，好像与生俱来的，因为下地就连结母女两人的命运。抱出去还是留下来，千钧一发，连妈妈也说：一下地，你那个揪心的哭呵，大约已知道要抱出去做童养媳，没有换成却落在伯母的歧视捉弄之中，但我有祖父无言的呵护，祖母的爱，并不懂得仇恨，却在田野里做着个无忧无虑的野女孩。真正感情丰富起来，则是在六岁上街生活在父母身边，接受了茶馆里

彼

岸

⑬

札

说书先生的口头文学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，对家中男尊女卑的欺凌，培养了反抗精神，满心想做一个侠义女子。入学后参加抗日爱国运动，入伍成了我的必由之路。

入伍之初，真还是十七岁的花季呵，忽然由于善妒女孩的误告，莫名其妙地与那远得不着边际的托洛茨基连了起来，从此，这个魔影就时现时隐地跟随着我，但我却从此更加洁身自爱，奋发工作，接触善良的人民，面对各种考验，简直是大智大勇了。其中最使我感动的，就是获得了LM忠诚的爱。改变我一生的为人之道，走出一条文学之路。

现在刊物时常公布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，陈修良在临终前常对我说，中国究竟有没有托派，她很怀疑。《上海文学》又披露托洛茨基的详情，才弄清托派不过是斯大林排除异己的恶劣形迹，最近还在报上揭露苏联在国外谋杀托洛茨基及其亲属的惨象，太可恶了。殊不知中国也不知有多少优秀志士为此人头落地，或者被害死在西伯利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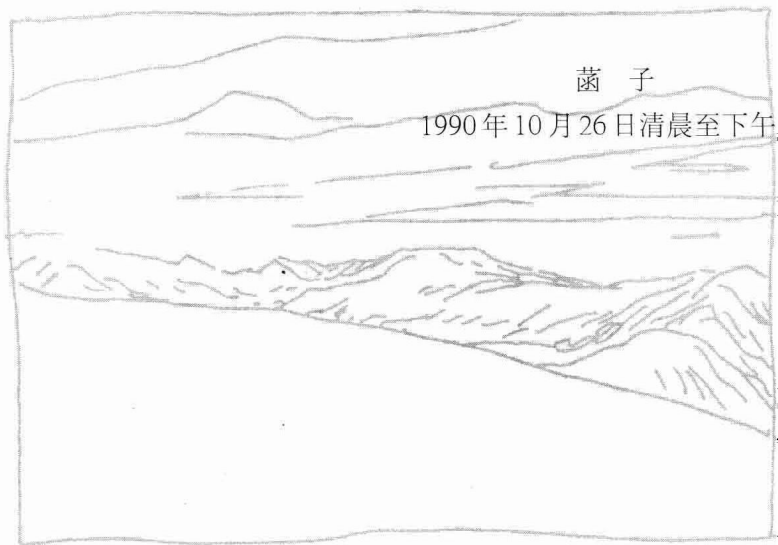
这次用历史的眼光，审视了几十年的创作，大都还是真诚的，美的，记录的经历也真实有其趣，合情合理，人民热爱我，我也热爱人民。SW这次给我带来一个新观念（其实由于我的愚钝或者平静，才忽略了这些），就是“推出”。她大无畏地说要把自己的女儿（写了一个中篇）和儿子（电视剧本）推出来，自己也推出了自己。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，自然要看结果。但我除了不能失

去这次编文集的时机，却始终动不了心。昨夜与你谈了一些感慨，具体运行还是一筹莫展。但求自己写得好些更好些。

现在我的“神交”，前几天永远送走了。某友在妻子“周年祭”时，全家带着鲜花，把她从大海上飘走。自然灵魂还永存心中。犹如我心中有个LM一样。而你这个伟大的知己（最近一个老友加封了我），使我更有创作的欲望，再给人们留下一本真实的书。

年轻时，在我最危难的时刻，LM给我的留言：你还有我，还有你的一支笔。这是多么伟大的安慰。昨夜，你的国际长途告诉我的，就是这个！

我没有刻意作文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。昨天电脑打得很吃力，今晨发现全丢了，有点丧气，上床又睡了起来，可是最近半月没有失眠。药也是吃的。



觀身自造仙：昨晚談的主題多好，我哥便使你所為教之象，你則念了
 不三利(靈)亦有，若住家水平的五作字，及我所，原自的臨面，和文
 子則，中官礎上，再編一本上海一塔村執的書。早已起來就幾
 不聚，自刻，是上(首)人稱為，信德明文厚而遠，才情，光
 不亮，寫不出我的風格，為不依時，創作對，我公最大官上
 圖心去寫。
 這樣一問改才見你價值，但我已收電中，總會你同意。
 現再編，這大區，區業，是果不為，新加坡信件的，劍林，之，能
 起心，明，多輝少，好在這是你後自，此一，不，實有人，有
 的書，在，大自，然，新，分，現，小，事，合，意，說，世，後，重，注，法
 起，學，心，重，心，事，新，創，造，下，章，上，世，界，成，了，一，中，很，能
 再，也，的，預，才。

女
 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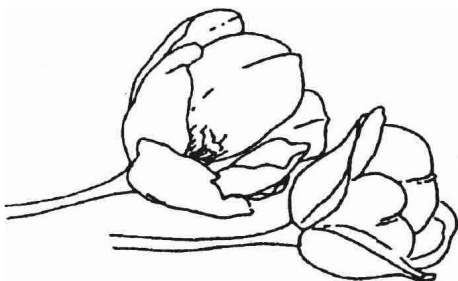
彼

岸

15

札

4



亲爱的继仙并张清：

张凡自京回沪后，我每周都打一次电话给他，约他来吃饭。他太乖，不肯来，上周说这周带些照片来看我，还没见他。有个星期天，我曾去看他两次。没见着，他忙着在学校画画，他懂事了。不会白白浪费时间，请你放心。

这一个多月是我大难之日，我惦念LM，怕他途中犯病，也耽心他的前途。预定四月五日动身，我也不敢探知确悉。吴强去美国探亲，中风回国，人也没了。不祥的联想使我昼夜难安。于耕竭力慰我，恨不得来沪陪着我洒泪。这只激流中的小船，现在似乎已回返平静的里港。也是一个奇迹，在这些日子里，我竟写了长篇中的两章，把“文革”毁掉的书信中的精华都一一默写出来，没有辜负你的期望，我发现那些写于午夜一泻而下

的文字，不仅思想深刻，字字真情，而且颇符韵律。

祝贺你的画展成功。多么想为你的画展写几个字。

艺术和文学的成就不能缺少友人的鼓励和赏识，我最近又看了一大厚本的《回忆契可夫》，更有此感觉。我们之间的自始至终，也许最珍贵的就是这份知音的友情。能出一个集子，是一个结晶。不为什么，只要身边能保存这样一本书，也不负此生。

你如较长时期在洛杉矶居住，一定不要懒散，把生活安排好，统力画画。在你还是创作的黄金时期，不可蹉跎。除写作外，我一无所长，这些日子我家来往的友人不断。每餐四菜待之，做饭烧菜倒成了我一行手艺，记得你也喜欢我的饮菜。

祝你们
幸福安康!

茵子

1990年4月18日上午





继仙：

于耕中旬来沪三天，已去福建，我告你的近况她很高兴。这个消息我也去告诉了丁公量，晚上他还来电话问过张清的地址，可能已与张凡联系了。

你可知三毛的消息？几个月前她跌跤损坏四根肋骨，一根插入肺中，国人对她的慰问，使她十分感动，她与张乐平之间遥相慰问，信件都刊于报端，使我泪下。据说柴玲要学她那样浪迹天下，她有一个回答，愿柴吃得起苦，认真做人，没有一个字涉及政治。她是一个爱国的聪明人物。

知道你没有带许多画，我才没求你给我一幅。现在看来把对你过去的画写出来的，也只有我。那些人的中文太差，好多言不达意，我还有个发现，你们在《怎样画山水画》上写的，十分精彩。

你的老师应老去世，张凡已为你尽弟子之仪，我抽空也当去拜望应师母。

在国内我其实对你的关心超过一切。于耕也是如此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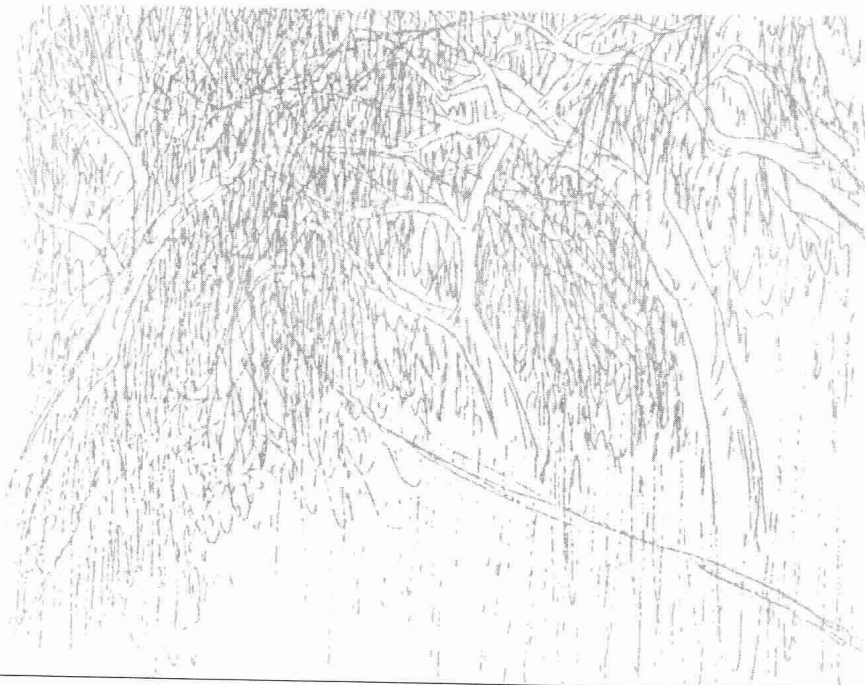
茵子

彼

岸

①

札





继仙：

你们还在洛杉矶，我就踏实了，先是不在一个城里一个国家共住，长久无信，就好像你们飞入宇宙的什么角落了，我已很久不往你住的方向走，看见房子难免有点感伤。

春彦已去山东探亲，你的信不日等他回沪时转去。他可能已在文化报发一完整的消息，文学报还没挤上，我还要找他们的社长。

这几个月的感情生活没有受天气酷热的影响。在上海与于耕见了一次，谈了许多透心的话，彼此迫切盼望着的来信，已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快事。我说：“茵子——不写于耕枉为一个作家”。她也同意。原想从一件我们想得最多的事写起，但我日前写不出那样的空灵和优美。住院以后整天治疗检查，室内两人，也得照顾别人的作

彼

岸

⑫

札

息时间，炎热也叫人无法动笔。LM只在英国呆两月，大约六月初就回来了。我住院后常与他在针灸时相遇，有两次是面对面，有些时候仅闻其声，我的感情你可想而知。但他那边已是他自己最不能容忍的“眼光木木的了”。另一对金鱼眼睛却是异样地注视着我，使我有如在恶梦中。有次我给他带了你和于耕的问好，他回答两句，也就无言。照他的话说他走路还老样子，可惜我无法做他的手杖，于耕说要做他的支柱，纯真的友谊给他力量。她说得好。最近他因发烧不来，我也在为他不安。

待我有兴致时我会把比你带走的那份更有深情的文章抄给你。

茵子

8月19日晨

